

那天,我与70多岁的儿童文学作家张秋生先生一起去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其间,他跟我说,他一直有个心愿,要将自己保存了四十多年的一套吴氏族谱交给吴氏后人。他希望由我来促成此事。我一口答应。

绿房子与吴氏族谱

简平

说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感慨的故事。张秋生得到吴氏族谱纯属偶然。那是1969年,张秋生被派到一家少年报社当负责人,那家报社的地址是铜仁路333号。众所周知,这便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绿房子”所在地。这栋1938年落成,犹如邮轮的现代主义风格的四层楼房,是当时的颜料大亨吴同文的私邸,由匈牙利建筑大师鄂达克设计,因大量采用绿色面砖而得名,有“远东第一豪宅”之称。

随着历史的变迁,吴同文最后只拥有绿房子的第四层,但这层楼绿色更多,据说吴同文在抗日斗争爆发前开拔军绿色颜料,挣到了不少钱,因此他把绿色视为幸运色。但是,他并没能逃过一劫,1966年“文革”爆发后仅仅三个月,他便在抄家批斗后与姨太太一起自尽身亡。而张秋生三年之后到此办公,暴风骤雨依旧狂猛,那天,他走到绿房子底楼的厨房内,只见地上全是书籍,零乱地堆在一起,它们即将被投入熊熊的烈火。一生爱好书籍的张秋生虽然心痛,但也只能徒叹无奈,他不愿目睹这样的场面,欲转身离去。这时,他突然发现,那书堆中有几本线装书,

他觉得应该属于古籍了,就这样灰飞烟灭,实在不忍,于是,他瞅着无人之际,将那几本线装书捡起来。

回到办公室,张秋生细细阅看,竟是一套吴氏族谱,包括《吴氏谱系》、《吴氏族谱》和《吴江吴氏盛泽支系》三本书,其中一本书里还夹有一封长长的书信。这套族谱大约编撰于明朝末期,叙述极为详尽,上起神农氏,下迄明嘉靖年间。张秋生判断吴同文曾在此居住,据闻他的书房藏书甚丰;另外,虽然他实为弃婴,但收留他的吴家其祖籍正是江苏吴江,因此,该族谱当属吴同文所拥有。张秋生后来数易办公地,但他却始终将这族谱带在身边,直至退休后携回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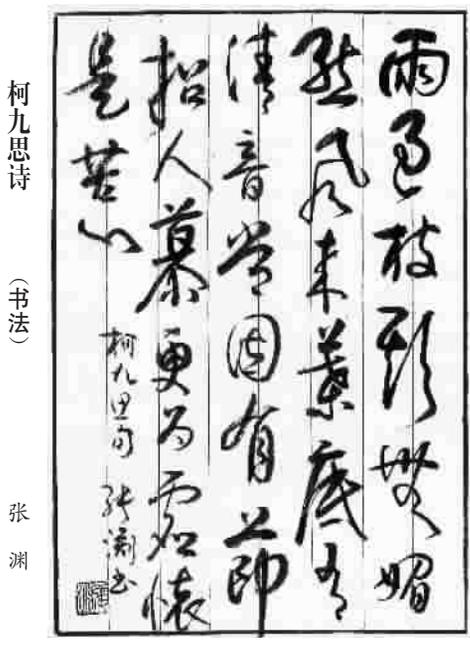
话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女作家程乃珊以一部中篇小说《蓝屋》享誉文坛,而她笔下的“蓝屋”之原型就是绿房子,小说中所描写的顾氏家族故事其实也脱胎于吴氏家族,之所以会这样,皆因她的丈夫严尔纯系吴同文的外孙,他在那栋绿房子里度过很长的岁月。因为程乃珊还写作儿童文学,故与张秋生相识,因而,张秋生决定将他所珍藏的吴氏族谱交给程乃珊——没有人比她更适合保管这套族谱了,她最能知晓其中的意义和价值,但世事无常,张秋生还没来得及跟程乃珊详说此

事,她却罹患白血病,匆匆离世。于是,也就有了那么一天,张秋生对我说,他希望还能继续了却这件一直放不下的心事,将吴氏族谱直接归还给吴氏后人严尔纯先生。

今年五月里的一天,在我的牵线和安排下,张秋生和严尔纯两位先生在上海作家协会的咖啡馆里会见了。那天,张秋生将包裹细致的三本线装的吴氏族谱郑重地用双手递给了严尔纯,而严尔纯也高抬双手,恭敬地接过。在一旁见证的我,想到一个家族绵长的历史以这样的方式得以保留和传承,蓦然间,泪水夺眶而出。我掉头看向窗外,此时,正是细雨霏霏。

昆曲《长生殿》演到《哭像》一折,时值官军收复长安,玄宗启驾还都,照理应该欣喜才是。恰恰相反,《哭像》正处于悲剧的顶点。玄宗“幸蜀”后,即命人为杨妃修建祠庙一座,再依她的芳容,以檀木制成雕像一尊。临行前,玄宗再度来到祠庙,面对木像焚香祭拜。就在香烟缭绕中,马嵬惨事再度涌上心底,顿时化作老泪纵横,一年多来郁积的痛与悔,此刻就如火山岩浆般地喷将出来。

玄宗哭祭未罢,木像居然流下清泪两行。如果你不信人死有灵,那也该信草木有情。古今中外,昏君与情圣的合体大有人在,但玄宗是最可怜的一个——既失了美人,又失了江山,更只剩风烛残年,在煎熬中慢慢耗尽。杨妃之死,当时的状况究竟如何?《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写她被“缢杀于佛堂”,凛凛几字,大致相似。可到了白居易的诗中,就不一样:“宛转峨眉马前死。”白居易把地点从“佛堂”移到“马前”不算,更用了“宛转”二字,香消玉殒之死之凄美,仿佛他当场亲见的。《长



张渊

恨歌》影响之巨,不仅令人传诵,更能令人相信,甚至令此后修史的人相信。李肇在《国史补》里写玄宗“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有人便猜梨树的出现,恐是“梨花一枝春带雨”的作用。在《长生殿》里,杨妃便死在

幸有歌诗托伶俜

胡晓军

了这株梨花树下,洪昇更配以一段《红绣鞋》给玄宗和高力士合唱:“当年貌比桃花,桃花,今朝命绝梨花,梨花……长生殿、恁欢洽,马嵬驿、恁熬煎!”玄宗之痛,当时的情态又是如何?《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写他“不得已,与妃诀”,也是冷冷数言,相差无几。可到了白居易的笔下,就不同了:“君王掩面救不得。”这厢“掩面”,那厢“宛转”,寥寥四字便可看出诗思比诸史笔,自由得多。

诗之自由,远不止此,除了还原看得见的动作,还能探视看不见的梦境。白居易确定玄宗虽日有所思,却夜无所梦——从未在梦中与杨妃相见:“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入梦。”其实,这并不是白氏的发现,杜甫诗里就说杨妃“血污游魂归不得”,两人“去住彼此无消息”。不但梦境难

寻,而且遗骸无觅。据说玄宗回朝路过马嵬驿,欲将杨妃尸骨迁葬长安,却遍寻不着当初那个坟冢,只得握着两人定情的钗钿,顿足捶胸地长叹。

对于这场生死挚爱,杜甫虽也痛惜,程度却远不如白居易。可能杜甫觉得玄宗该痛悼的,绝不只杨妃一人,而是三千余万死难民众、多年经营的长安繁华、来之不易的开元盛世。因为亲历安史之乱,杜甫只会写出国破家亡的《哀江头》,不会去写生情死恋的《长恨歌》。所以我猜,杜甫若看到昆曲《长生殿》,要比白居易更首肯这阙《钗头凤》——

缕抛处,梨花树,寡人掩面吞声去。香檀供,究何用。好寻钗钿,难觅孤家。痛、痛、痛! 长安误,开元故,望穿碧落黄泉路。寒宵永,伤无梦。残生长恨,有谁能共。重、重、重!

《哭像》之后,还有一折《弹词》。李龟年逃出长安,流落江南,昔日深受皇恩的宫廷供奉,如今只能靠沿街卖唱为生,他唱的是帝王妃子的绝恋、安史之乱的惨祸,唱的是自繁盛到萧索的速朽、从天堂到地狱的飞堕。杜甫遇见过他,也写了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长

添置了电动轮椅,母亲可以自己行动,浏览华亭湖了。在湖边的草亭子里坐下,看她缓缓行驶。四周的绿,好热烈,时光有了浓荫,变得静谧和悠长起来。

突然想到,是入夏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春秋,在季节和史书里,都是很美的。冬有梅花。梅花,很冷艳,春挽不下,冬也美了。夏呢?少有人说美了。夏有荷花,也没人叫它“夏花”。可能都觉得,荷花太美,横绝四季,不能算是夏的。

谁知,夏很美。见过的张大千、谢稚柳的大青绿,齐白石的墨叶红荷、潘天寿的赭石山花,这会儿可以确信,都是夏的写生。一个都市人,在华亭湖边,空闲无事的这会儿,被夏吓得

夏花

——鲈乡笔记之五

陈鹏举

不轻。杂花生天,千叠翠微。“生如夏花”这句异国人的诗,一下子感觉好真切。想起来了,儿时的邻居就有个名叫“夏树”的。好小的个头,就担了那名儿,让他的形象一直很高大。那时读史书,起始也就“春秋”了。忽略了“春秋”之前,还有最古老的“夏”王朝。中国的别称“华夏”、“诸夏”,也都有这“夏”字。在季节里呢?“夏”在四季里极盛的一季。灿烂至极归于平淡,是一句老话。绚烂至极非要归于平淡吗?这是一个问题。至此,夏美不美,还用说吗?生如夏花,还用说吗? 记住了华亭湖的那个草亭子,又一个清早,将醒未醒之时,吟成了这首诗:“三月凋春树,夏花信有期。年华留不住,时序未可欺。从来闲池阁,繁华久纷披。契阔忆衣鉢,悲欢在酒卮。青瓦滴疏雨,素手拥兰芝。坐卧梦寐外,空无一人知。所闻唯鱼鸟,眼中见熙熙。”

三月的花纷纷谢了,歇了,春就在花谢纷纷的景象里,一路走了。接下来就是夏的如约前来。夏花和春花一样,都是接受季节的生命。我一直相信,花是有思维的。花不开错季节,不开错性情。同样是花,春花和夏花不同。春花开的是希冀、是憧憬,是一种启程的信心和志向。夏花呢?夏花是生命的极致,是生命绚烂的最大可能性,是夏的誓言,是夏花的誓言。

“语不惊人死不休”,是杜甫说他写诗的誓言,也无意间说出了夏花的誓言。夏花的誓言是用绽放来表达的。夏花的绽放,也说出了杜甫的誓言。夏花的誓言,杜甫是听到了,“感时花溅泪”,他在春去的时候,预感到了夏花的绽放。春是留不住的,就像夏一定到来一样。生命之所以不敢虚度,不就是生命要开一次花吗?开成什么季节的花呢?该是夏花吧?生如夏花,夏花是所有季节里最绚烂的花。

夏花开了,开遍了世界。夏花不会挤进你的生命,夏花不羡慕人的歌唱。在人烟无多的地方,夏花开得绚烂至极。夏花守候心底干净的人,和他们的水钵。夏花映照悲欢交集的人,和他们的酒杯。雨从青瓦上滴落下来,兰蕙和芷草,都是诗里的清香,惦念着夏花绽放的清早。

说不清是在梦里,还是在梦境中,我继续着关于夏花的思量,没有一个人知道。

只是有一点,我要告诉的:夏花不入你的思量,还是不入谁的思量,并不紧要。因为无数的鱼和鸟,都不会停息思量。花团锦簇的夏花,在它们的眼里,总是很绚烂。

诗二首

秦史秩

观莲荷

青钱荐鹤躯,菡萏弄晨凫。玉粒迎皓月,丝心理滂涂。荷开曾映日,莲睡已成图。香泥粉融后,金风过西湖。

注:园内有“小西湖”植莲荷等水生花草。

大暑后两日游鲜花港赋此

偕朋消暑去,闻道此园殊。南北引两港,西中融一炉。风车旋凤翼,飞瀑起鲛珠。叠石传浩叹,索桥听晓呼。鳞球埋赤壤,玉盏盛酩酊。芬芳沁胸臆,锦绣满归途。

注:鲜花港北邻国际航空港,南接洋山深水港。



去幼儿园,对我家有友来说,是件最快乐的事。9月升入中班的她,刚进小班时,也经历过一个焦虑时期,而且她反其道而行之,先是高高兴兴,几天后,似乎突然意识过来,她将一整天都离开爸爸妈妈,于是开哭了几天,让我有点措手不及,不过很快,她就爱上了这个她要度过三年的地方。

记得去年刚进幼儿园前,有友就十分期待这个会给她带来新生活的地方,因为每次路过幼儿园,我总是指给她看,透过围墙,依稀看到的滑滑梯等设施,每次都能勾起她心中的“馋虫”。在离开学还有一阵的时候,我有一搭没一搭地问她,你去幼儿园会哭吗?她的回答斩钉截铁:“不会!”“那你去幼儿园妈妈要哭的。”我假装舍不得。她反过来说我:“幼儿园,总是要去的嘛!”这回答,让

我吃了一颗定心丸。第一天报到,有友是蹦蹦跳跳进去的。在一片“惨烈”的哭声中,她表现得很快,但报到时间不长,和我也就分开了一个多小时。开学第一天,有友兴奋度高,她在幼儿园门口留了影,还笑嘻嘻地问我:“妈妈,为什么有些小朋友要哭?”“等会妈妈走了,你千万别抹眼泪哦……”

我的办公室属于“高地”,而且就在幼儿园旁边,于是偶尔有空,我使用望远镜远眺他们的户外活动,加上通讯很发达,老师有空也会发来实时照片,总之,一切都让我很安心。晚上回家,有友告诉我们,她很喜欢幼儿园,也喜欢那里的新生活,有老师、同学、各种玩具,还有好吃的。就在一切都步入正轨时,出现了最担心的“反弹”。9月4日,开学第四天,早晨有

友爸跟着一起送娃。没想到,这一送,送成了“十八相送”。有友进园后,很乖地换好了进教室穿的软底鞋,可好奇心十足的爸爸并没有离开的意思,他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又和娃说了好几遍“再见”。我心说“不妙”,果然,我们前脚刚要走出

斗智斗勇入园记

王瑜明

教学楼,有友后脚跑了上来。我朝爸爸无奈地笑笑,爸爸识趣地把有友抱回了教室门口,可刚一转身,娃又大喊着跟了出来:“我还没和爸爸拉过手!”爸爸只好再去拉手,刚拉完手,有友又“出招”了:“爸爸再抱我一下。”紧随着这一拉一抱的,就是哭着不让我们走了。今天这是怎么了?幸亏老师及时出手,

我们呢,只能“狠”下心,直接把娃塞进了老师的怀抱。后来,老师发来短信说,我们一走,有友就不哭了,还帮着生活老师干活,分杯子、碗,叫小朋友一起吃早点。第五天早上的相送,有友照旧花样百出,哭了一小会儿。不过,幼儿园老师真是有办法,等第六天放学我们去接娃,有友主动对我说:“老师和我们讲好了,到幼儿园不能哭的。”这以后,娃娃的“入园哭”基本告一段落了。而她每天在幼儿园和我告别,会大喊一声:“再见再见再见,我可爱的小妈妈,走!”她“走”字令一下,我必须得走,不走她反而要哭了。

一年的小班生活,我发现,有友对幼儿园的爱,是真爱。有时,她不听话时,我甚至用不让她去幼儿园“威胁她”,偶尔我也假装和她耍赖:

“你不要去幼儿园了,陪妈妈玩一天吧!”可她从不为所动,还一本正经“教育”我:“怎么能不去幼儿园呢?那么好玩的地方,那是必须要去的。”双休日,她惦记着幼儿园,寒暑假也如此,有时甚至在家“倒计时”。

其实,入园开学前的焦虑,人人都有,不光孩子有,家长也会有。有时候,家长的焦虑很容易影响孩子,强化他们的情绪。很多家长在最初送孩子入园的时候还会和孩子一起哭哭啼啼,一步三回头,在幼儿园门口久久不肯离去,这就犯了大忌,家长一定要相信孩子和幼儿园的老师,孩子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再加上老师适当的帮助,上幼儿园一定会成为一件快乐的事。

十日谈

新生入学季

孩子入学

前,做家长要和他们一起做做好准备。

安,岐王的府邸和崔九的豪宅虽存,却早已破败荒废、难觅人迹;在江南,天生的歌喉与精妙的琴艺虽在,却变得酸楚凄凉、断断续续。聆听者中,有一位叫做李暮的年轻入,他向李龟年学得《霓裳羽

衣曲》的全谱,使这支杨妃生前的舞曲流传至今。白居易性喜赏乐曲,蓄了许多歌伎吹拉弹唱,即使在最落魄时也不忘听琵琶,为此忘了青衫。所以我想,白居易定会同意把他的《长恨歌》编成戏来演。他若看到昆曲《长生殿》,要比杜甫更认同这阙《锦堂春慢》——

岐宅空荒,崔堂肃杀,江南除却谁听?天上人间,非是故地心情。宝殿锦张华柱,陋巷苍噪寒声。待白头唱起,棠曲调谐,鼙鼓狰狞。 欢娱催成长恨,正太平醉眼,国破城倾。一霎风流凋尽、何止华清。望断繁花逐水,俱逝也、梦岂能凭。幸有歌诗不舍,将那兴亡,托予伶侬。 史书只留下了历史的一角。而诗人们先用诗歌将这一角还原成全部,再衍成了戏曲、托予了伶侬。也许史书更确凿可信,但戏曲更丰满可亲。若既要可信、又要可亲,大可以一边读史、一边看戏。这很简单,不像江山美人,难以兼得。